

盘点古人常用的定情信物

今天是七夕节,就免不了为爱人准备礼物。你若是厌倦了巧克力、玫瑰花,还可以参考古人互赠信物、以古典的方式倾诉衷肠的做法。精美的定情信物不仅能见证一生一世的爱情,还可以代代相传,成为千古佳话。

1 古今通用的戒指

如今,婚礼上新婚男女总要互换戒指,求婚时也要用到戒指,人们多认为这种习俗源自西方,其实以戒指定情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。南朝刘敬叔在《异苑》中记载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,临别时,女泣曰:“与君一睹,后面无期,以指环一双赠之,结置衣带,相送出门。”《太平广记》里说书生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,临别时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,并赠诗曰:“捻指环相思,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玩,循环无终极。”后来,李章武再去华州,王氏子妇已忧思而死,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。

2014年5月,中国嘉德上拍了一只清代金质点翠蝙蝠纹、连钱纹嵌碧玺绵羊头戒指,最终以18.4万元成交。该戒指外直径3.07厘米,高3.3厘米,重约42克。戒面为一粉红碧玺质地的大绵羊首,羊角下卷,羊耳微垂,圆目大睁,口鼻微张,羊首两侧以点翠蝙蝠相簇,金翠相衬,灵巧可人。指圈内侧仍有点翠连钱纹装饰,里外如一,奢华内敛,贵气逼人。

2 钗中饱含着“离别情”

钗为珠翠和金银合制成花朵或其他造型的发钗,连缀着固定发髻的双股或多股长针,使用时安插在双鬓。钗不仅是一种饰物,它还是一种寄情的物品。古代恋人或夫妻之间有一种赠别的习俗:女子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,一半赠给对方,一半自留,待到他日重逢再合在一起。

明清时期,钗头常见一种特殊工艺,名为“累丝”,就是将金银拉成丝,然后将其编成辫股或各种网状组织,再焊接于器物之上。累丝不仅使首饰的立体造型或繁复的构图用材大为俭省,也让金银本身变得柔和轻盈,精光内敛,丰富了首饰图案的表现。2016年5月,中贸圣佳上拍了一对清金累丝蝶恋花对钗,最终以4.6万元成交。此对金钗单个长11.5厘米,造型生动,制作工艺精巧。钗脚用窄金条绕成一道弯梁,形制对称,钗首是素边丝掐出各个小件的轮廓:凤蝶、花片、叶子,然后分别攒焊、镶嵌为一个一个小件。恰如采花一刻,凤蝶轻轻落起在花瓣上突显姿态柔美,犹显蝶恋花吉祥如意。



▲明 缠枝叶花卉纹金梳



▲清 金累丝蝶恋花对钗

3 送梳子表“结发同心”

元代诗人姚燧在《虞美人·玉梳赠内子》中写道:“新妆又得水苍梳。”赠送妻子玉梳,言明其功用与他的苦心,平实无华、天然无饰,却也诚意满满。我国古时,送梳子代表一辈子都要纠缠到老,有结发、私订终身的意思。古代女子出嫁前有家人为其梳头的习俗,所谓“一梳梳到底,二梳白发齐眉,三梳子孙满堂”,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。

现代梳子用材通常比较便宜,古代梳子可以当作发卡用,有装饰功能,偶尔也会用到一些昂贵材料。2017年6月,中国嘉德上拍了一把明缠枝叶花卉纹金梳,最终以25.3万元成交。此梳长12.5厘米,重90.7克,梳背为虹桥式装饰带,与梳篦部分为一体,整体系金片打制而成,连珠纹组成边框,主纹饰为缠枝卷草,弯拱处为两个颈戴项圈对舞的童子及两只对飞的禽鸟。古代金银打制的梳子数量不是很多,更多的是梳背与梳篦质地不同而分别制作,然后套合一起,此件梳背与梳篦同样采用纯金材质,非常珍贵。

4 仙女动凡心馈赠手镯

古代文学作品中,常见仙女以手镯赠予凡人男子的情节。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《真诰》中记述,仙女萼绿华曾赠凡夫羊权以金玉跳脱,跳脱即手镯。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·白于玉》中写吴生偶入仙境艳遇一紫衣仙女,临别时,仙女把自己所戴金腕钏送给吴生留念。

现代女性佩戴的手镯不少为翡翠材质,这种审美取向源自清代。手镯光泽甚佳,清亮似冰,给人以冰清玉莹的感觉,如雨后冬青,需大块完美原料加工而成,颇为难得,戴于腕上俏丽娇美。



▲清 金质点翠碧玺绵羊头戒指

5 簪子适用于“女追男”

簪总与爱情有关,比如其别称“搔头”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:汉武帝宠爱李夫人,有一次取下李夫人的玉簪搔头,故而得名。古代男子也戴簪,所以簪常为女性馈赠男性的信物。《鼓吹曲词·有所思》中写一个女子为远方的情人准备了一支玳瑁簪子,她用心地修饰这支簪子,加上双珠还觉不足,再加上玉饰,如此珍重,自是出于一往情深。却不料“闻君有他心”,于是她把那簪子“拉杂催烧之,当风扬其灰。从今以往,勿复相思,相思与君绝。”

6 细水长流送荷包

如果您囊中羞涩,实在买不起昂贵的信物,那么荷包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荷包是古时人们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,多用于装钱。荷包的造型有圆形、椭圆形、方形、长方形,也有桃形、如意形、石榴形等。荷包的图案有繁有简,花卉、鸟、兽、草虫、山水、人物等。荷包上绣鸳鸯常用作定情之物,妻子送给丈夫,以示含情脉脉、细水长流。

古代用作香囊的荷包往往工艺上乘,所以拍场上常见荷包式香囊,而且材质众多。2018年12月,北京一拍卖行上拍了一件清乾隆碧玉镂雕荷包式香囊,最终以24.5万元成交。荷包长7厘米,身部由镂空的花瓣构成,花蔓集束,花叶间层层叠叠,玲珑通透;上有枝纹漫布,更上则是雕琢的绶带,刻画曼妙。 据《西安晚报》

古画话七夕

在中华民族种类繁多的传统节日中,早在汉代就已有明确记载的七夕节,由于其仪式和娱乐活动的丰富与趣味性,很早便成为宫廷画家们热衷描绘的主题。这些艺术作品,正如一颗颗莹润的珍珠,承载着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祝福,历久弥新。

唐代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,尤其是人物画获得了重大的发展。表现上层社会生活的贵族美术受到普遍重视,突出地反映在以贵族人物、宫苑纨素为题材的仕女画上。那么,唐朝的仕女们七夕节都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呢?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《唐宫七夕乞巧图》给了我们了解这一重要节庆活动的一些启示。

“吴门四家”之一的仇英,虽文化修养不高,但专画传统题材,并善于囊括唐宋以来的优秀传统。他所绘的《乞巧图》中的女子个个丰颐长面、溜肩细腰、眼眉窄长、樱桃小口,人物线条则细匀劲利、悠缓自然。画面人物三五成群地在进行各项乞巧活动,人物前后顾盼、彼此呼应,充满闲适优雅的意味。此画在精丽秀美中闪现文人画的妍雅温润,在当时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格。

而清代画家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》之《八月桐荫乞巧》则详细描绘了“投针验巧”这一习俗。作为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,它既源于穿针,又不同于穿针,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七夕节俗。明人刘侗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说:“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。妇女曝盎水日中,顷之,水膜生面,绣针投之则浮,看水底针影。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,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,谓乞得巧;其影粗如锤、细如丝、直如轴蜡,此拙征矣。”

从唐宫到清廷,共同的节日,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一纸名称,一首诗歌,抑或一幅绘画;而是一份从古至今未曾改变的对生活的热情,使得我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,似乎能在历经千年的七夕节这头,遥望古人,与之同乐。 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《唐宫七夕乞巧图》
美国大都会美术馆所藏



《乞巧图》唐风犹存,是北宋前期摹本或改画本。
黑漆案上陈碗甚多(非宴会,乃乞巧之水碗)。



清代《八月桐荫乞巧》



《乞巧图轴》清 任颐
画中女子正在做丢巧针的游戏。



明(传)仇英 乞巧图卷(局部)